

水平線下

郭沫若著

現代書局印行

水平線下

郭沫若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目 次

到宜興去	1
尙島村	100
百合與番茄	110
亭子間中	132
後悔	145
潮心亭	159
矛盾的調和	196

到 宜 興 去

發 端

我自從四月初間飄泊到日本去後，足足流浪了半年。在八九月之交，江浙快要開火的時候，上海有朋友寫信來勸我，叫我回國來看看熱鬧。我那時一來因為沒有川資，二來我不相信這場熱鬧真個會使我們看見，所以我終竟沒有回來。誰知天下的事情終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鬧了一兩年要開火要開火的江浙，終竟開起火來，而且因為一部分的動搖竟牽動了全局，中國的大勢竟生出了一日千里的劇變。吳佩孚倒了，孫逸仙由廣東進了北京，段祺瑞公然當了執政，這在四五月之前究竟誰個能夠料到呢。

外間的事情變得如許劇烈，但我內心的生活也

算改了正朔了。我最初出國的時候，才懷着一腔的悲憤，誓不再踐中華的地土，但我在海外飄流了半年，又飽受了異邦人的種種的虐待，自己覺得世界雖大，真沒有一片乾淨的地土可以作我們的桃源，我因之對於濁世間的反抗也模稜了不少了。加以一家五口的生活，終不能不仰仗自己的一枝毛錐扶持，我與其在異邦求生，終不如在故國比較安全一點。我因為這個原故，纔在十一月中旬又折回到上海來。我在海外算足足飄流了半年，如今又重踐了中國的舊土了。在我自己實在一點甚麼感興也沒有。快樂呢？我已昧不過我自己的良心；羞恥呢？我又何必呢！

在我回上海後的第十天，朋友們發起了一個調查此次江浙戰禍的事情。他們因為我是閑着的人，便找我担任調查宜興的一路。

我聽說往宜興要坐輪船過太湖，我的高興便登時勃發了。天地間還有這麼便宜的事情嗎？路費是不

要我出的，我可以去看看熱鬧過的痕跡，也可以觀賞些炙膾人口的江南的風光，天地間還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嗎？

我的高興使我把這個難差當成了美缺，沒有說上兩句話，我便滿口應承了下來，我是絕對要到宜興，絕對要到宜興去的了。

但是要到宜興，却有不能不待解決的兩個難題。一個是到宜興去聽說至少要七天，我留在上海的一妻三子，他們却怎麼過活呢？家裏既沒有用人，鄰居也沒有相識的，他們自己又不懂得一句中國話，不說這七天之內就不會生出什麼意外的事情，他們這七天的糧草究竟誰來採辦呢？這個問題的解決我不能不感謝上天。天氣已經寒冷了，就採辦七天的糧草停在家裏，也不會腐爛的了。我感謝上天替我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一半；但還有一半，究竟他們在這七天之內能不能夠生出意外？這也只好望他老人家廣行方

便了。

把家內的事情拜託了給天老爺，我可以安心地動身往宜興去了，但是不行。宜興究竟在那一個方角，我雖然在地圖上找尋了出來，但我是四川人，我怎麼能夠懂得宜興的土話呢？“喫人錢財與人消災。”領了路費是往宜興去調查戰禍的，連方言也弄不清爽，怎麼能夠調查呢？

這是第二的一個難題。

在這兒我同感謝天老爺一樣，要感謝我的朋友周全平了。因為他是宜興人，而且也和我一樣是在上海袖着手的，所以我便去找他和我同路，一說他也滿口承應了。並且他還許我：到宜興去後要請我吃幾樣好喫的東西，一樣是宜興的松菌，一樣是黃雀。他說這兩樣的風味是怎麼美，怎麼美，並且是宜興的特產的東西。他這麼一說，更把我的胃臟神說得大動而特動了，本來打算在十二月二日乘早車去的，竟在一

日的午後說走我們就走動起來。

啊！天地間真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嗎？不要自己出一個錢，可以去看看熱鬧，可以去賞賞風光，家裏也有人看承，路上也有人作伴，並且在最後還有松菌和黃雀好吃。啊，天地間真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嗎？

第 一 日

在我們離開上海的這一天，正是上海的風聲又有些喫緊的時候。南京的齊燮元 and 北京的執政府還在爭持之下，上海地方的官職竟鬧起了雙料的排場。雙料的護軍使，雙料的交涉員，雙料的警察廳長，雙料的縣知事，這許多雙料的官，各以南北兩京為背景，便和一夫一婦一樣兩立起來，但他們却很有不能兩立之勢了。

三點鐘我們到了滬甯車站，剛好趕上了三點二十五分鐘開往無錫的專車。我們買了二張三等票，走

進月台的時候，劈頭便看見一串灶孔一樣的鐵皮車，裝着無數的灰色的豬八戒一樣的兵士，聽說這是早晨纔從南京開來的晚上怕還有兩趟開來，雙料的夫婦們免不了又要內訌了。

我們謗上三等車的時候，車裏的人已經擠擁得不通氣息了，只得在月台上站着。月台上也是站了不少的人的，我們更只是站在門口，隔着一道玻璃觀賞窗外的圖畫。

兵車煞是有趣味的，擁塞着的一些兵我覺得怎麼也好像些豬，怎麼也好像這兩天要過年的人預備着要弄進殺房去屠殺的肥豬的樣子。你看，他們那臃腫得不成名器的尊軀，還要穿上一件臃腫得不成名器的灰色的綿軍服。他們的臉墩，他們的耳朵，他們的眉毛，他們的鼻子，他們的太陽筋，他們的衝嘴，終不外是臃腫的兩個字。他們的顏色神經，他們的顏面筋肉幾乎是沒有一絲一毫的鼓動的。他們那小小的凝

滯的眼睛和他們開着的口一樣，呆呆地看着外面——他們究竟是在看還是不是在看，這是只有上帝纔曉得的了。他那個蠻大的頭顱上，要頂上一個熨斗形的帽子，頸上還要披些烏黑氈氈的長毛狗皮。啊，他們這個尊容，無論什麼人看來誰個不聯想到豬上去呢？我不了解我們中國的軍閥究竟什麼個存心。他們刮了不少的地皮，耗了不少的民膏民脂，爲甚麼連這些自己手下的小兵，都不稍稍把他們裝飾好一點呢？纔橫是做裝飾品的東西，弄好看一點，覺得於自己的面子上也還可以過得下去罷？連這些面子也不顧，我替我們中國的軍閥先生實在是難乎爲情了。

鐵皮之外還有好幾駕廠車，堆積着一車的如山如壘的家具。家具裏面什麼都有，太師椅，八仙台，牀架，蒸籠，掛鐘，朱紅漆的馬桶，……，……，……這些東西當然自從江南民間得來的“勝利品”了！

一位像猴子一樣的瘦人，好像是一員下級軍官，

躺在這家具山的一把楊妃椅上，他手裏棒着一個茶瓶，閉着眼睛好像是在那兒參證玄機。啊，他那超然的態度！他那不怕的神情！那是無論甚麼人看來，也覺得是一位得道的聖者一樣，馮玉祥的聖經，吳佩孚的易理，段祺瑞的佛學，我恐怕都沒有這位先生參悟得透徹罷？看來看去，不知不覺地又把他連想到齊天大聖來。是的，這位先生的道法畢竟高明，一根毫毛可以變出十萬八千的兵馬。這些眼前的猪兵猪丁，恐怕都是他老先生幻變出來的罷？……

唔，唔，脚下動起來了也！我們就好像駕起雲頭的一樣，被“火輪之車”把我們運出了上海。上海市向我們後面退去了，我們也漸漸走到自然中來。假使退返兩三年，我就閉着眼睛也可以做一篇自然的讚頌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原故，我眼前的自然總是一片灰色。到底是我自己的心境害了紅綠的色盲，還是客觀的世界果然是這樣呢？那愁容慘淡的冬景，到

底還有人不看成愁容慘淡的麼？那荒涼一片的大地，到底還有人不看成荒涼的麼？啊，頹廢的古邦，冷落的江南！世情的自然把中國的真相赤顆顆地剝示給了我們，我們的泱泱中華，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向着一個無底的深淵淪落嗎？

離開了上海的第一車站便是真茹，這兒聽說是戰事結束後，齊燮元帶領着數萬大兵駐劄過半月光景的地方。戰事已經結束了，真茹又不在火線上，齊燮元的兵甚至大肆蹂躪了一回，燒毀了五百餘家的鎮上的精華。我們古人說：火是主文明的。五百年疲倦了的希臘的鳳凰，不經過一道火災也決沒有再生的希望。或者齊燮元的豬兵豬將轉是振興中國的偉大的功臣呢！可惜真茹離路線太遠，這些文明成績，我們車上看不出來，我們所能看見的，只是沿着路線的一些軍用的灶孔罷了。

車上的江南人把那些灶孔指示給我們，路線下

面便是一道水溝，昏濁的死水就如翻了白的幼兒的小便一樣。

江南人對我們說：那些北方來的兵士真是畜生！吃的水是在那溝裏，拉的污也是在那溝裏，真是腌臢得沒有王法呢。

江南人說的時候很帶着幾分鄙夷不屑的樣子。但是喲，你漂亮的江南人！在這些地方，你却不要笑那些北方人佔了你們的上風呢！其實江南地方究竟有那一道河水是清潔的呢？你們的習慣不是上河洗馬桶，下河洗飯桶嗎？

你們或者說那是流水呢！

但是我從前到過無錫，無錫總可以算是江南罷？我在惠泉山下避過一禮拜的暑，那時我住在一座節孝祠的頽廢了的樓上。我的樓窗下面便臨着一眼方池，池裏的水快要全涸了，不消說是不流的呢。但是我每天清晨起來，總看見一對女人站在池中的一塊

大石上工作，一邊是淘米，一邊是做洗馬桶的手勢戲。這究竟是在顧惜時間，還是在講水的經濟呢？守着有清潔的“天下第二泉”近在旁邊，而他們不曉得利用！

好了，不再扯遠了，一發牢騷竟倒折起江南人來，這是不對的！我同路的周君也還是江南人呢，不可這樣的普遍得罪了人。凡事總得從好處看呢！

好，我要再說到猪兵猪將的成績上來了。他們在鐵路旁邊掘了許多軍用灶，把周圍的田地蹂躪成幾千年的硬土，硬土上面有些斷折的殘梗，還綴着些可憐的敗絮殘花。啊，畢竟是刮地皮的工夫要算他們是一等一呢！真茹過後便是南翔，車上的人怕有一大部分湧下了車去。這些人聽說有些是逃難到上海，到這時纔回家去的，有些是上上海去做工回來的，有些是來白祥的，但不知道何以會有這許多人！這畢竟是我們中國的人口還經得着好幾次的大戰火的證據呀！

湧嘍，湧嘍，湧到地獄裏去，通同給你滲蛋了罷！你們這些猪之猪，猪之猪嘍！你們的人並不是不多，你們的人比齊燮元的兵總要多過五百倍罷？你們聽他們燒你們的鄉鎮，你們聽他們姦淫你們的妻女姊妹，你們聽他們勒索，你們聽他們拉夫，你們放花砲來替他們送行，你們還讓你們的紳士們在南京替齊燮元辦凱旋會……啊，你們真是一些猪之猪，猪之猪嘍！縱橫是要燒的，你們為什麼不先把鄉鎮燒了，堅壁清野地使那些豬八戒們無扯污之地呢？縱橫是要搶的，你們為什麼不先把自己的私財捐點出來，組織些民軍來抵禦呢？縱橫是要死的，你們為什麼不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豬八戒們決一死戰呢？他們來了你們便跑，你們平時還要豢養他們，你們真是猪之猪，猪之猪嘍！滾，滾，滾，滾罷，滾罷！……南翔鎮聽說也燒了不少的房子，並且也是戰爭過後纔燒的，燒的人也都是齊燮元手下的蘇軍。蘇軍燒江蘇人的房子，被燒的

江蘇人還要頌他們的凱旋，這還有什麼話說呢？天下真是太平無事的時候，許多回家去過年的人，正買了不少的年糕呀！

從南翔下了車的人真是多，我們樂得進車裏去找得一個座位來坐下了。

車過黃渡與安亭的時候，有一位在車裏相認識的姓楊的朋友，又對我說明了許多戰蹟，他指些戰壕給我們看，又指了些安大砲的地方；指了些農家房屋打得大框小洞的給我們看，又指了些田地裏帶孝的女娘。田地裏有些女人，髻上紮着白色頭繩，在那裏摘取飄零的敗絮，[火車過時，她們都矍目地抬起頭來。

姓楊的說：你看，那些女人都是帶着孝的，她們頭上纏着白色的頭繩呢。她們裏面十有八九不是死了丈夫，便是死了父母，都是這一回的戰事打死了的，或者被拉夫累死了的。

楊君說得很是淒然的，但我說一句天理良心的話罷，在我的心裏實在連一點悽慘的感情也沒有生出來呢！我並不是說他們都是該死，但我總覺得他們只是自己尋死，他們平時上糧納稅，要去供養一些豬，豬發了瘋時要咬死他們，這有誰個能夠替他們流淚的呢？

黃渡安亭之間是這回最劇烈的戰地了，但僅僅隔着一道二十四號橋，蘇軍以十倍之衆，竟在這兒爭持了將近兩月，這到底是在謙虛，還是在兒戲呢？戰壕是有的，大砲也是有的，我是一點軍事上的智識也沒有的人，但我總覺得有點滑稽！

姓楊的是蘇州人，在太倉的一個紗廠裏做事。他很津津有味地對我們說了許多戰時的情形，他還說了許多他在江南地方遊歷的經驗，但他的話最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他說到近來紗廠的危機。他說自從歐戰過後，外國的紗陸續輸入國內來，像日本資本家更